



---

# 黑色回声

*The Black Echo*

迈克尔·康奈利 著

张巍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248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回声：(美)康奈利著；张巍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1  
(哈里·博斯系列)  
ISBN 7-80225-043-9

I. 黑... II. ①康...②张...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0465号

## The Black Echo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1993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黑色回声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张巍 译

责任编辑：于彦琳

装帧设计：艾莉

责任印制：韦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010-65512133

邮购电话：010-65276452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 × 109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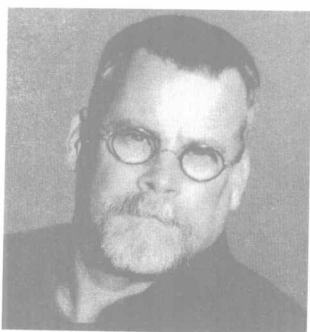
印张：16.625

版次：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225-043-9

定价：34.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迈克尔·康奈利 Michael Connelly (1957 —)

迈克尔·康奈利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摇滚巨星米克·贾格尔等人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警探小说作家。他的小说迄今为止销售了700万册，被翻译成31种文字，并年年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金非常赏识康奈利的作品，还特为他的《诗人》一书作序。

自出道以来，康奈利获奖无数，其中包括爱伦·坡奖、安东尼奖、尼罗·伍尔芙奖、夏姆斯奖、马耳他之鹰奖，以及法国的 .38 Caliber、Grand Prix 及意大利的 Premio Bancarella 等奖项。他还曾担任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AWM)主席一职。

迈克尔·康奈利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在《洛杉矶时报》担任犯罪新闻记者，丰富的体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康奈利创作了以洛杉矶警探哈里·博斯为主角的小说《黑色回声》，获得当年爱伦·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截止2006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哈里·博斯系列”小说，为洛杉矶市创造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

除“哈里·博斯系列”外，康奈利还有《诗人》、《血型拼图》等作品，也同样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目前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保险库门已经打开了一半，枪手的视野更开阔了。自动步枪的猛烈火力转向了克拉克。他无遮无挡地站在那儿，惊愕地张着嘴。博斯现在能听到枪声了。他看到克拉克想往旁边闪，避开枪口，但已是白费力气了。克拉克在子弹的猛烈冲击下往后倒去，撞到了埃弗里身上，两个人齐刷刷地摔倒在抛光的大理石地面上。

保险库里的枪声停住了。

博斯从原先是玻璃墙的缺口处跳过去，立即卧倒，顺势在大理石和玻璃碎末上爬过去。与此同时，他向保险库里望去，看到一个人影跳到地板上。这一跳扬起了一阵混凝土粉雾，保险库里顿时粉雾腾腾。那人就像魔术师一般，消失在粉雾里。紧接着，从更靠里的黑暗中，第二个人往保险库门口靠近。他侧身朝洞口挪动，以掩护姿势左右晃动着手里的M16突击步枪。

等M16黑洞洞的枪口转到自己这边，博斯手腕贴在冰冷的地板上，双手握稳枪，开了火……

# 1

五月二十日，星期天

在黑暗中男孩什么也看不见，不过他也用不着看。凭经验和长期的实际操作，他知道自己这次喷得很棒。好看，而且均匀。他一面移动整个手臂，一面微微调整手腕的姿势。喷的时候要一气呵成，不能时浓时淡。真漂亮。

他能听到气流的嘶嘶声，能感觉到油漆从罐里源源不断地喷出。那阵阵的激动让他感到很舒服。鼻中的气味让他想起了口袋里装着的袜子。要不要拿出来兴奋一下？还是过一会吧。现在他可不想停，他要一口气把整个名字喷完。

就在这时，他停了下来——在喷罐发出的嘶嘶声中，他还

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却只能看到月亮在水库里映出的银白色倒影，还有水坝中间泵站门口那盏灯发出的黯淡光芒。他没看到车灯。

但是，引擎的声音确是真的。有辆车正开近过来，男孩听着像是卡车。这会儿，他能听到轮胎碾过环绕水库的碎石路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都快凌晨三点了，怎么会有人上这儿来呢？男孩站起身，把手里的喷罐从围栏上方往水库里扔去。他使的劲不够，只听到罐子哐唧掉进了下面的灌木丛。他从口袋里掏出袜子，打算猛吸上一口，好壮壮胆。他把鼻子埋进袜子里，深深地吸着上面的油漆味。他身体后仰，眼皮不由自主地抖动。他把袜子从围栏上扔了过去。

男孩扶起自己的摩托车，推着它过了马路，向山脚下退去。山脚的草长得很高，还有桃金娘和松树。那是很好的藏身之处，而且还能看到来的人是谁。引擎声越来越响。汽车肯定就在不远的地方，但他却看不到车前灯射出的光。这可把他搞糊涂了。不过现在就是想跑也晚了。他把摩托车放倒在高高的枯草丛里，伸手按住了还在转悠的前轮。他趴到地上，等着看来者到底是谁。

哈里·博斯听到上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他周围一片黑暗，而直升机就在这片黑暗的上方，在阳光下盘旋。它怎么不降落？怎么不带援兵过来？哈里在一条烟雾弥漫的地道里爬着，四周一片漆黑，手电的电池就快要耗尽了。他一码一码地

向前移动，手电射出的光线也越来越微弱。他需要帮助。动作得快点。在手电熄灭之前他必须爬到地道的尽头，否则就只能一个人永远呆在这黑洞洞的地方了。他听到直升机又一次从上空飞过。它怎么还不降落？他等的援兵在哪儿？直升机桨叶的轰鸣声再次远去，恐惧向他袭来。他加快速度往前爬。两个膝盖的皮都磨破了，血肉模糊。他一手举着仅剩些许微光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撑在地上保持平衡。他没有往后看，因为他知道敌人就跟在后面，在他身后那黑洞洞的烟雾中。虽然看不到，但肯定在。他们离他越来越近了。

厨房的电话铃响了，博斯一下子就醒了过来。他数着振铃的次数，心想自己会不会没听到头一两声铃响，电话答录机也不知是不是开着。

答录机没开。他没去接电话，铃声响过规定的八次之后才停。他脑子晕乎乎的，不知怎么就想到这八次振铃的规矩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不是六次？或是十次？他揉揉眼，四下打量着。他又在客厅的椅子上睡着了。他的家具都很寒碜，这把软躺椅算得上是大件。博斯觉得它就是自己的值班椅。不过，值班椅的名字并不合适，他常常在这椅子上睡觉，不当班的时候也是如此。

晨光从窗帘缝中透进来，在房间里泛白的松木地板上刻下自己的印记。博斯看着粒粒微尘在玻璃推拉门边上的光线中懒洋洋地漂浮。他身边那张桌子上的台灯还亮着，靠墙的电视也没关。电视音量开得很小，正在播周日早晨的一档宗教节目。值班椅旁边的桌子上是陪他度过不眠之夜的伴侣：扑克牌，杂



志，还有筒装的奇幻小说。那几本小说他只是草草地翻了翻，就丢到了一边。桌上还有一包压扁了的香烟，三个空啤酒瓶。三瓶酒的牌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是六支装里喝剩下的。博斯身上的衣服一件不少，连那条皱巴巴的领带也还别在白衬衣上一一用的是凶杀组的银领带夹。

他把手伸向腰间的皮带，又顺着皮带转到后腰的位置，等着。传呼机刚一响起来，他就把那烦人的啾啾声掐断了。他把传呼机从皮带上拽下来，看了看显示的号码。不奇怪。他推开椅子站起身，伸了伸懒腰，又活动了一下脖子和后背。他走进厨房，电话机就摆在台面上。拨电话之前，他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记下时间：星期天，早上八点五十三分。铃响过两声，对方接起了电话，说：“这里是洛杉矶警察局，好莱坞区分局。我是佩尔奇警官。能帮您什么忙？”

博斯说：“等你说完这么长一串，人可能都已经死了。帮我接一下值班队长。”

博斯在厨房柜子里找到一包还没拆封的烟，立马就点上了今天的第一支。他拿起一只杯子，拧开水龙头把里面的灰冲掉，接了点水。柜子里还有一塑料瓶阿司匹林，他倒了两颗出来。等他咽下第二片药，一个叫克劳利的队长才接起了电话。

“怎么，你是不是跑到教堂去了？给你家里打过电话，没人接。”

“克劳利，有什么情况？”

“哦，我知道昨晚电视上的那桩事已经派你出勤了，不过你还有活要干。你和你的搭档。这个周末怕是不能休息了。好

莱坞湖那边发现了一具死尸。就是上穆赫兰水坝的那条路，尸体在路旁的一根管子里。你知道那地方吗？”

“知道。还有什么？”

“已经派巡警过去了，还通知了法医和特别调查组。我派去的人还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有具死尸。尸体躺在管子里面约摸三十英尺的地方。他们不想就这么直接进去检查。你知道的，怕破坏现场。我让他们呼你的搭档，但他没回电。打他电话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你们俩在一起呢。不过后来我又一想，嗨，他和你不是一路人。你和他也不是一路人。”

“我来联系他。他们没有到管子里面去检查，怎么能确定那就是死尸？说不定是在里面过夜的。”

“他们进去了一点，拿了根棍子之类的东西使劲捅了捅。那家伙都硬了，简直和新婚之夜的鸡巴一样。”

“他们说不想破坏现场，然后又拿着棍子在尸体上到处乱捅。真是太好了。这些家伙到底是提高入学标准之后招进来的，还是怎么回事？”

“嗨，博斯，我们接到报案，总要派人去看看吧？是不是想让我们把报告有死尸的电话都直接转到凶杀组？用不了一周，你们那儿的人全都得发神经。”

博斯在不锈钢水槽里掐灭了烟头，向厨房的窗外望去。他看到山下有一辆载着观光客的游览车，正在环球影城巨大的砂岩色建筑间穿行。这些片场的房子足有整个街区那么长，其中一座的一整面外墙漆成了夹杂着缕缕白云的湛蓝天空。那是拍电影外景用的。洛杉矶天然的外景已经变作了小麦一般的土黄色。

博斯说：“是怎么接到消息的？”

“有人打911报的警，不过他没说自己的身份。是在早上刚过四点的时候。调度员说那人是在好莱坞大街附近的一个付费电话亭打过来的。这家伙在外面乱逛，发现了管子里的死尸。他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只说那管子里面躺着个死人。电话录下来了，磁带在通讯中心。”

博斯感觉越来越恼火。他从柜子里拿出那瓶阿司匹林，揣进口袋。他一面琢磨着这个凌晨四点钟的报警电话，一面打开冰箱，弯下腰去找吃的。没有什么能引起食欲的东西。他看了看手表。

“克劳利，报警是在早上四点，你怎么到现在才找我？都快过了五个小时了。”

“我说，博斯，我们只是收到了一个匿名的报警电话。只有这么点消息。调度员说打电话的人听起来是个小毛孩。我可不能因为这么点情况，就大半夜派人去看什么管子。如果是恶作剧呢？搞不好还可能是个圈套。老天，什么可能都有。我等到天亮以后这边的事情稍微缓下来一点，才派了几个快下夜班的伙计过去。说到夜班，我马上也要下班了。我一直在等他们的消息，然后就等你回电。还有什么要问的？”

博斯很想问问他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不管是凌晨四点还是早上八点，管子里都一样乌漆抹黑。还是算了吧。问了又有什么用？

“还有什么要问？”克劳利又说了一遍。

博斯想不出还有什么。克劳利倒是接上了话茬。

“哈里，这可能就是个吸毒的吸过了量，把自己给弄死了。不像是正经的谋杀案。这种事太多了，他妈的。记得去年吧？就在那根管子里，我们拖出来一个这么死掉的家伙……噢，那一次，那是你调到好莱坞分局之前的事……你知道，我是说当时那家伙也钻到了这管子里。流浪汉总是到这种地方去过夜。他是个老吸毒鬼，但那次给自己打的一针有点过头了。当场报销。不过，上回我们发现尸体没有今天这么快。管子外面的太阳晒了好几天，把他都给弄熟了——烤得跟火鸡似的。不过闻起来味道可就差远了。”

克劳利自己哈哈一笑，博斯没做声。值班队长接着说。

“后来我们把这家伙拖出来，发现针头还在他胳膊上插着。这次估计也一样。又是那种吃力不讨好的案子。你去那儿看上一眼，中午就能回来了。到时候打个盹，说不定还赶得上看道奇队<sup>①</sup>的比赛。下个周末就该轮到别人去钻管子了，不排你的班。下周末正好赶上阵亡将士纪念日，连放三天假。帮帮忙，过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情况。”

博斯想了想。他正准备挂电话，又想起了一件事。

“克劳利，你说那次发现尸体没这么快是什么意思？这次发现得很快吗？”

“是那边的几个伙计说的。死尸边上一点臭味都没有，只有一股尿臊气。肯定是刚死没多久。”

“告诉你的伙计，我十五分钟就到。告诉他们不要再动任

---

① 著名的洛杉矶市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队中的劲旅。

何东西，别把我的现场搞得一塌糊涂。”

“他们——”

博斯知道克劳利肯定又要替自己的人说话，所以立刻挂断了电话，省得听他啰嗦。他又点上一根烟，走到前门口去拿扔在台阶上的《时报》。他把足足有十二磅重的周日版报纸摊在厨房台面上，不禁想有多少棵树因这叠报纸死于非命。他找出房地产副刊一页页地翻，一直翻到峡谷之尊公司的大广告。他的手指沿着“开放参观”栏一行行往下移，最后找到了标着“请致电杰里”的一处地址。他拨通了那上面给的号码。

“峡谷之尊地产公司。能为您效劳吗？”

“请帮我接一下杰里·埃德加。”

话筒里响了几下转接的按键声。又过了几秒，博斯听到自己的搭档接起了电话。

“我是杰里。能为您效劳吗？”

“杰德<sup>①</sup>，刚才我们又接到一个任务。在穆赫兰水坝那儿。你没带传呼机。”

“该死。”埃德加说，然后有一阵子没吭声。博斯几乎都能听到他在想什么：我今天要带三拨人看房。又沉默了一会，博斯都能想得出电话那头他搭档的样子——身穿价值九百美元的西装，愁眉苦脸，一副刚刚破产的表情。“有什么情况？”

博斯把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告诉了他。

“如果你想让我自己去，没问题。”博斯说，“要是‘九

---

① 杰德是杰里的昵称。

十八磅’问起来，我帮你打掩护。我就跟他说你还在忙电视的事情，所以我来处理管子里的死尸。”

“我知道你会帮我的，不过没关系，我一会就过去。我得先找个人帮我在这里顶一下。”

两个人说好在发现尸体的现场碰头，博斯就挂掉了电话。他打开答录机，从柜子里摸出两包烟，塞进运动服的口袋里。他从另一个柜子里拿出插着手枪的尼龙枪套。他的枪是一把9毫米口径的S&W左轮，不锈钢枪身，做过丝光打磨处理，可装八发XTP子弹。博斯想起了他在一本警察杂志上看到的广告：“XTP子弹具有极佳的终端弹道性能。该子弹在撞击目标时会产生横向形变，弹径扩大到原来的1.5倍，能深入人体的致命部位，在体内造成最大创伤弹道。”他不知道这样的广告词是什么人写的，但写得一点没错。一年前，博斯在二十英尺开外一枪就要了人的命。子弹从右腋下射入，击碎了肺和心脏，从左乳头下方穿出。XTP。最大创伤弹道。他把枪套别在右侧的腰带上，这样左手一伸就可以拔出枪来。

他走进浴室，拿起牙刷就开始刷牙——牙膏用完了，他也忘了去商店买。他用蘸水的梳子在头发上刮了几下，盯着镜中那四十岁男人红肿的双眼看了好一会。他又仔细看了看自己头上卷曲的棕发，灰头发每天都在往外冒。就连胡子也开始发灰了。剃须的时候他看到水池里有星星点点的灰色胡茬。他举手摸了摸腮帮子，决定还是不刮了。他就这么出了门，连领带都没换。他知道自己的客户不会在意这些。

博斯在穆赫兰水坝的栏杆上找了块没有鸽子粪的地方，把胳膊肘撑在上面。他嘴里叼着烟，从山间的夹缝里俯瞰下面的城市。天空是火药的那种灰色，好莱坞上方笼罩着一层烟尘，就像是量身定做的裹尸布。远处市中心有几座高楼戳破了这层毒雾，但城市的其它部分全都被罩在下面。看起来仿佛是一座鬼城。

水坝上微微的暖风中夹杂着一丝化学品的的气味。过了一会他才闻出那是什么东西——马拉硫磷。广播电台说过，昨天晚上有直升飞机在北好莱坞和卡修纳高架桥一带喷洒农药，给水果杀虫。他想起了自己做的梦，还有那架没降落的直升机。

他身后是一片湛蓝的好莱坞水库。老旧的水坝横亘在好莱坞两峰夹峙的山谷上，圈住了六千万加仑的城市饮用水。在水库湖面与山壁的交界处，能看到一条六英尺高的干土带——洛杉矶已经连续第四年干旱了。山壁更高处有一圈十英尺高的菱形铁丝网围栏，环绕着水面。博斯第一次到水库来的时候就琢磨过这个围栏的用途。他不知道它是用来保护被拦在外边的人，还是保护被拦在里面的水。

博斯在自己皱巴巴的衣服外面套了一件蓝色的连身工作服，腋下和后背的汗水湿透了两层衣服。头发也是湿的，连小胡子都软垂了下来。他已经到管子里看过了。他能感到圣塔安那和暖的风拂在自己的后颈上，吹干了汗水。今年的风来得比较早<sup>①</sup>。

哈里的个子不大。他的身高离六英尺还差那么几寸，体型

---

<sup>①</sup> 洛杉矶市所处的南加利福尼亚地区西临太平洋，属季风性气候。夏末秋初时温暖干燥的季风从山区吹向海岸，风势强劲时极易引起山火，故又称“圣塔安那焚风”。

偏瘦。报纸说到他的时候称他身材细瘦，但像钢筋一般结实。那身工作服下面的肌肉就和尼龙绳一样，看着不起眼，却蕴涵着强大的力量。他已经开始冒白头发了，主要是在左边。他的眼睛是深棕色，很少有人能从那双眼睛里看出他的情绪，或是他想干什么。

那根管子裸露在地面上，有五十英尺长，方向与通向水库的支路平行。管子里里外外都生满了锈，是废弃的空管。流浪汉会钻到里面去睡觉，涂鸦者则把管子外壁当成了喷涂的画布。博斯搞不懂人们把管子放在这儿有什么作用，后来还是水库管理员主动告诉他的。管子是用来挡淤泥的。据管理员说，暴雨会把山上的泥土冲下来，一直冲进水库里。这根三英尺粗的管子也不知是哪项市政建设还是烂尾工程中弃置的，后来就被拖到了山上，摆在最可能塌下泥土的地方，权当水库的第一道防线，也是仅有的一道防线。半英寸粗的钢筋箍在管子上，再通到管子下面的混凝土里，把整根管子固定在地面上。

博斯在进管子之前穿上了连身工作服。这种衣服后背上都印着白色的字母：LAPD——洛杉矶警察局。刚才，博斯从汽车后备厢里拿出工作服往身上套的时候，才意识到它可能比他想遮住的那身衣服还要干净。不过，他还是把它套上了。老习惯。身为警探，他向来有条不紊，作风老派，而且还有那么点迷信。

刚才，博斯拿着手电筒钻进了管道。里面的气息潮乎乎的，是引发幽闭恐怖症的典型场所。他感到嗓子眼发紧，心跳也加速了。肚子里猛地一阵发虚——那是以前常有的感觉：恐



惧。博斯打开手电，心中的不安随着黑暗一起消退了。他开始干活。

这会儿，博斯站在水坝上抽着烟，琢磨着案子。值班队长克劳利说得对，管子里的人确实是死了。但克劳利说得也不对。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哈里不可能像他说的那样，结了案还能回家睡个午觉，或是赶上听KABC<sup>①</sup>电台转播道奇队的比赛。有些事情不对头。哈里往管子里进了还不到十英尺，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管子里没有留下什么线索。或者说，没有能供哈里作出判断的痕迹。管子底部积了一层黄褐色的干泥，散落着纸袋、空酒瓶、棉球、用过的针管、充当被褥的报纸——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瘾君子们留下的垃圾。博斯一面借着手电的光束仔细查看这些东西，一面慢慢地向尸体靠近。尸体是头朝里躺着的，但博斯进来时没有看到死者留下的任何痕迹。如果死者是自己爬进管子的，总应该留下这样的痕迹才对。如果他是被人拖进来的，管子里也应该有相应的痕迹。但什么也没有。缺失的痕迹引起了博斯的疑心。这还只是第一个疑点。

博斯走到尸体跟前，发现死者的上衣（黑色的开领套头衫）是被拽起来的，蒙在了死者头上，把两只胳膊也套在了里面。博斯见过很多死人，他知道在人断气之前的那一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以前就办过这样一件自杀案：自杀者朝头部开了一枪，临死前还换了一套干净的裤子。看样子是因为死者不

---

<sup>①</sup> 洛杉矶市的广播电台，隶属美国广播公司（ABC）。